

淵鑑類函

卷二百十七之卷二百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武功部十二

願從征伐言簿籍軍刑致師祭師發軍

先鋒鄉導

新山願從征伐一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于農山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

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

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

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後漢書

王霸傳曰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

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唐書馬璘傳曰馬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願從征伐

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 又李晟傳曰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圍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將一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鐘而還吐蕃乃解圍去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 又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朝臣多請宥懷光

者燧以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云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

願從征伐二

**增投筆** 請纓 漢書班超傳曰超為官備書常輟業投筆歎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

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原從軍行** 狗國難 **增當一隊** 為前鋒 漢書李陵傳曰陵叩

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

**奮身** 竇憲奮擊 卜式上書聞南越反願父子與齊習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

武功部

計盈頁內卷二百一十

願從征伐

二

身國難賜爵關內侯 實 呂蒙十五擊賊 張奮二

十領兵 見吳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願

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也

又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火攻車步騭薦之昭

不願曰汝年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

阿奮不才年不為少也領兵連有功 **增**尚能被甲

上馬 **更學兵書戰策** 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

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

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唐書馬燧傳曰燧與諸兄

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

儒哉更學 兵書戰策

示 願從征伐三 願為天子自置八且去營三十日

**增**詩唐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

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

夫長勝作一書生 **明**陳汝言從軍詩曰蕭蕭戎馬鳴

悠悠赴遐征洒涕別親戚前行有期程骨肉恩難斷負

戈且吞聲開邊報明主寧顧死與生 **我**非將門子生

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陲邦家有急難詔書

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平**沙浩漫漫行邁

不遑歇父母生我時豈知從戰伐風吹隴頭樹月照原

上骨成功勒燕然千載名不沒 **世**林林八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

武功部

簿籍

簿籍

三

車徒讀書契鄭元注曰讀書契謂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李靖問對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

簿籍二

**增**史記李廣傳曰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簿籍三

**原**簡稽 動眾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計也簡閱也合也合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簿書也稽要籍也禮足以動眾註動眾謂師役之事持囊

**立符**丙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見驛騎持赤白囊書也後漢初禁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請立虎符絕詐偽從之**增**比籍

**判簿**唐書兵志曰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判簿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

**立簿注**上註見第一及軍戎調遣之名數下註見第十道使括天

**更相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為四籍**為二

**籍**唐書兵志曰開元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

**武功部**鎮賦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

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關取京旁州府士

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

**伍符** 軍書羽檄 漢書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

符者軍行士伍伍相保符信詳將帥尺籍以書軍令伍

夫躬言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跡而押至

**至** 吳語遽聞 增以小冊記兵 出片紙指名

曰曹瑋知秦州數言哨廝囉欲內寇請益兵翰林學士

李迪奏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

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

今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時館於

廉訪司有給掃除數老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

主將曰爾兵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

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

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

**簿籍四**

增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唐書兵志曰德宗時白志貞請

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神策兵既發殆

盡忠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再報 兵略纂聞曰弘治間馬端肅公本兵時言故事各

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

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

增策 唐劉蕡對策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

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夫千鼎若不惑于四外五外

原尺籍

邊遽乃

宋通鑑

兵翰林

吾禁中

金華時

館於

其

指其名

曰

乃集農

夫

簿籍

增商書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周書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周禮曰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尉繚子武議篇曰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

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軍海錄碎事曰兵去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不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毛伯溫掌兵部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請自今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巡撫得斬以狗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爲師

增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狗八編類纂曰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

弓重二百四十斤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  
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孔  
帖曰李洪正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縱  
不法洪正戮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 宋史岳  
飛傳曰飛行軍嚴肅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  
以徇 八編類纂曰金忽斜虎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  
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  
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  
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  
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

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  
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  
之大過耳 弇州史料西平王世家曰張輔用兵持重  
有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  
即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二史考  
曰明英宗時阿台朶兒只伯數寇甘涼命王驥西巡許  
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明  
日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  
斬以徇一軍震慄 兵略纂聞曰嘉靖時倭奴入寇巡  
撫李遂守泰州城召將士激以忠義曰能與我共死國



者亟趨左不能者聽諸將士紛紛爭走左一人趨左復還若有避者斬以狗移檄諸營誓必死

軍刑三

原正邪 討叛 左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

刑以正邪 又叛 軍刑 軍禁 禮 增非令 以法

而討何以示威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

尉繚子武議篇曰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

起曰材士則吳起也非吾令也斬之 後漢郭躬傳曰竇

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輒以法斬人

數其罪斬之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

廷披鄆為三日鎮其明年充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

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

以鄆人參別而戌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

左既而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殷渠 殺婦 斬甥

起于幕環之高文餘海沂之百人重足屏息 殺婦 斬甥

赤氛冒門高丈餘海沂之百人重足屏息 殺婦 斬甥

晉書郭默傳曰未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

得權心默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

殺嘉嘉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唐書竇軌

傳曰軌初以其甥為腹心偶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

家奴母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

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聽高進次賓州

按狀 誅情 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

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

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

門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八編類纂曰後晉三鎮

皆畏服 斬子 殺叔 壽春連年未下劉仁瞻幼子

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曰曲端統兵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目不見端統兵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

**原察軍慝** 戮犯命 慝陰姦也 命者 易果

**毅** 干旗鼓 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 順為武

**仁而武** 師眾以順為武 增斬軍候 史記趙奢傳曰趙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兵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立斬之 後破秦軍 髡職吏 擡近侍 吳志陸遜傳曰射聲賜號馬服君 髡職吏 擡近侍 校尉孫松於公中

最親戲下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 擡近侍 數人有古子阿速帶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擡近侍數人有

拔民葱 鞭其背 擡之市 唐書周墀傳墀拜義成節者斬之 鞭其背 擡之市 唐書周墀傳墀拜義成節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 典故紀聞曰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擡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曰民者衢國之本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怒乎擡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

**斬中丞** 斬副使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以景城河業政弛謬侍御史崔眾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眾以兵付光弼眾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眾御史中丞光弼曰眾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眾以狗威震三軍又高仁厚傳曰楊師立反命仁厚討之師立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伏擊走之副使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狗

**原師不赦過** 戮不用命 禮師執禁以齊眾不赦其師出以律 民服以罪 公曰三罪而民服 有死無犯

武功部 軍刑

明恥教戰魏絳曰軍士有死無犯猛以濟寬左傳求殺敵也威

克厥愛師以嚴終功用威克屬在戎行貞其

師律率職用威齊民以法有令必行無瑕可

戮敗軍責帥用法伏辜立武知禁守文經武

**增**一人不戮一軍皆震左傳曰僖公二十七年楚

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

嗣恭因稱疾守亮至擲枕稱善給車歸葬宋史張

曰永德從周世宗親征劉崇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

徽方戰退及駐上黨世宗晝臥帳中名永德語曰前

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

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

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

將以狗八編類纂曰周世宗既誅樊愛能以何徽先

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取穀

之而給榷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

立斬借釜立磔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聞軍士有取

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

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以狗奔州史料岐陽王世家曰

李文忠入杭州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

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狗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

見者股栗謁者膝進唐書竇軌傳曰軌從討王世

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

股栗由是蜀盜悉平唐書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

詔雲起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

**原**聞將軍之令撓孫吳之法若施用刑之威

恐貽責帥之恥大為防而猶踰小不忍而恐亂

武功部軍刑

受祭既等於秦彭 用鉞何殊於魏絳 魏絳戮楊干之僕 陸遜髡孫松之吏 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 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陷堅之卒令在惟行 鞭七貫三雖爽理兵之體 罰一勸百宜宣用鉞之威

軍刑四

增不以鄉里故廢法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

南人取民家一笠覆官鎧蒙曰

臨賊境而害主將

曰李國貞死以郭子儀代之及子儀至王元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

又欲為功乎

親故無脫

唐書關稜傳曰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

故無脫者 具聞請釋 兵略纂聞曰成化時韓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致師一

增吳起論將篇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

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六帖引贊皇一品集

牛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

人者且令其自來

致師二

增唐書尉遲敬德傳曰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

武功部

致師

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眾益進伏發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元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

致師三

**原訟敵** 嘗寇 周禮訟敵國注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傳嘗寇而速去

**蹈師**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 周禮環人掌試也 致師注致師

**踞轉鼓琴** 遣書遺 張駱輔躒致楚師踞轉而

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趙旃挑戰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示無

秋曰諸葛亮屯渭南糧少欲速戰魏勅司馬宣王堅壁挫其鋒亮屢遣書又致巾幗以怒宣王將戰辛毘杖節奉詔勅乃止巾幗婦人喪巾遺 靡旌摩壘折之巾幗言其無勇以掉之幗音馘 折 馘執俘 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甲 增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又姜寶誼傳曰劉武周使王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 原環四方之故 席軍門逐之伏發寶誼為賊執 之外 周禮注卻其以事謀來侵伐 詳上

致師四

**增遺婦人服書稱陳姥** 唐書杜伏威傳曰煬帝遣陳稜

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 以精兵討伏威稜不敢戰伏威怒其軍稜果悉兵至 錦衣驄馬立陣前 宋韓世忠武功部

致師

元术與劉猷同引兵來救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  
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  
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  
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 犒師一

**增**周禮曰地官牛人軍事共其犒牛 海錄碎事曰應  
劭言多其牢賞注牢廩食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守  
貞為將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  
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  
公私重困

### 犒師二

**增**後漢書岑彭傳曰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

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晉書桓温傳  
曰温北征進兵至霸上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  
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通鑑唐紀曰上發涇  
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  
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  
至一無所賜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餽  
眾怒蹴而覆之 通鑑宋紀曰南唐主李煜每聞朝廷  
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 宋史高宗  
本紀曰紹興七年賜吳玠犒軍錢百五十萬緡

### 犒師三

武功部

犒師

**原弦高** 展喜 左傳秦人襲鄭鄭商不腆敝邑弦高以乘車先

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不賂國語齊伐 **增使**

魯展喜以膏沐犒師以義服明且于太祖遣李處耘等假

**弟遣叔** 由犒師楚通鑑宋紀曰太祖遣李處耘等假

道荆南討張文表處耘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假

道之意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假

胡彊弱處耘 **驅鹿** 共牛 後魏書鄧穎傳曰世祖幸

待之有餘驅鹿 共牛 後魏書鄧穎傳曰世祖幸

騎數萬餘驅鹿 共牛 後魏書鄧穎傳曰世祖幸

文銘于萬餘驅鹿 共牛 後魏書鄧穎傳曰世祖幸

**設糲飯** 五代史王敬堯傳曰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

薪為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

簡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

屈之欲享士無所給至與 **原簞食壺漿** 具積備衛

下同糲食身居戢戶踰月 **增殺妾以饗** 賣女為費

孟壺漿以迎之 詳上人 **增殺妾以饗** 賣女為費

唐書張巡傳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

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資鎧

弩以食又張仝傳曰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資鎧

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仝悉名部將立軍

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 **以**

**綾犒軍** 以繒犒軍 唐書韓滉傳曰劉元佐不朝帝密

謂宜早見天子以錢二十萬為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

軍通鑑唐紀曰王鏐與朱全忠連和以其子節度副

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 **同發家錢頒士** 斤禁錢賜軍

唐書田布傳曰布拜魏博節度使發家錢十萬緡頒士

卒李絳傳曰田興以魏博聽命絳曰王化不及魏博

久矣一日擊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 **弭兵**

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 **弭兵**

武功部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武功部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武功部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武功部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弭兵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舉旗折馘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間二國釋怨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辨矣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弭兵二

增史記始皇帝本紀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鑠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南唐書元宗紀曰帝自以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弭兵三

原忘戰

戰兵

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武有七德一曰禁暴二曰

不教

不戰

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

宋為名

晉議去

宋向戌欲戰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子罕謂向戌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

武功部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弭兵



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晉書吳  
平議悉去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都五十人山濤盧欽  
云不宜備 **增** 脫兜鍪 發漆弓 韓愈詩曰佇繼貞觀烈  
忠嗣傳曰忠嗣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  
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

**原** 戢戈橐矢

歸馬放牛

詩載戰于戈載橐矢  
書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野示 干戈倒載 兵革不試 禮曰武王克  
天下不復用也 試用也 弛而不張 闇而

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然後天下 弛而不張 闇而  
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試用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

不用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  
以討彊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顛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而世儒闇于大較猥云不  
當用兵大至失守小至削弱故刑法不可捐于國誅伐

不可偃於天下但用之 **增** 偃革尚文 息兵修德 唐  
有巧拙行之有逆順也 增 偃革尚文 息兵修德 唐

蕭俛傳曰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  
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又

張文瓘傳曰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  
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

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 **增**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兵修德以裏異俗詔可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

庭傳曰明皇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議欲加兵守  
邊台光庭與謀對曰諸蕃突厥為大費幣往來願修和

好有年矣若遣使召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  
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 記纂

淵海引三傑詩序曰寢 溟澗無波 邊陲罷警 孔帖  
黑山之柝包青海之戈 溟澗無波 邊陲罷警 孔帖

輿問國庠記今溟澗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  
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 贊皇一品集與回紇可汗

書邊陲罷警 **車甲永藏 燄烽燧不驚** 孔帖柳宗元表  
弓矢載橐 燄烽燧不驚 孔帖柳宗元表

牛勿用烽燧不 **韜刃卷鎧 罷柝銷鋒** 唐書叛臣傳  
驚兵戎以息 韜刃卷鎧 罷柝銷鋒 唐書叛臣傳

汴聲言襲江淮陳少游懼遣參謀送款曰豪壽 **原** 去  
舒廬既韜刃卷鎧惟君命 孔帖劉禹錫表

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

武功部

洪鑑類考卷二百一十七

兵部

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

弭兵四

原一拒越師

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

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願以兵為戒唐書李德裕傳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願以兵為戒曰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於武不可戰即奏言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大功

弭兵五

增賦晉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

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旗攝麾以就卷

增詩唐杜子美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

用又曰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李白發白馬詩

曰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宋王介甫詩曰羗兵自

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

增雅唐柳宗元平淮雅曰淮夷既平震是朝南宜廟宜

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右皇武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

云云既清而瀾蔡人行歌我步逶遲右方城

增序三傑詩序曰偃甲辭軒銷金罷刃上無刺如曰夫

增狀唐柳宗元狀曰和氣遠同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

暢牧六月之車徒味干不夷然味傾盡猶之其息富

增策唐元稹策曰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

武功部

詩益頁四卷之二十七

弭兵

章鑠鍊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  
富壽立于內則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富  
壽立則爭奪之患銷

**增疏**唐獨孤及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夫  
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  
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竣終日之  
義耶

伏兵一

**增**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  
險阻潢井林木蒺藜薔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

也

伏兵二

**增**魏志李典傳曰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與  
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  
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  
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  
備見救至乃退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  
廩丘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奔營設伏于  
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  
敗之遂陷廩丘 **隋書**張定和傳曰煬帝征吐谷渾吐

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帝令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巖谷下發矢中之而斃唐書羅士信傳曰士信率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噪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又王君廓傳曰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恭敬稱欲歸首榮輕之因陳兵登

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哥舒翰傳曰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馳至鏖鬪吐蕃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返者又曰崔乾祐爲陣十五五或進或却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遯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翰軍奔潰略盡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

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又李晟傳曰晟悉家貲懷輯降附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名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以希烈在外欲乘虛襲許乃遣部將與劉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吳

元濟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隨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偽北逐之為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 又諸葛爽傳曰朱温為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温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 通鑑唐紀曰吳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

游錄卷之三十一  
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岬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岬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 又曰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往生擒祐以歸 又曰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多張旗幟踈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 又曰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 又曰楊行密攻秦彥彥悉出城中兵陣於城西軍勢甚盛行密乃積金帛麩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

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楚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習又曰鄭祗德遣子將沈君縱等三將將新卒五百擊裘甫戰於剡西賊設伏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即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北又曰王式討裘甫三日凡八十三戰裘甫佯言乞降公曰賊憊斃休耳謹備之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與劉睢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誠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

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爲遂擒焉其五代史曰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霍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霍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通鑑宋紀曰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

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擒其副賊江乃降說  
選遼志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  
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  
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  
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  
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遼史太祖本紀  
曰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  
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謀知之伏勁兵  
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至兵會  
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眾乘勝大破室韋奔

州史料親征考曰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  
太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  
達軍南門外楊璟住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  
龍江關外上總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弟五王率千艘  
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  
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國勝遇春伏兵  
起達兵德勝兵亦至內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  
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又徐中山  
世家曰徐達攻常州張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諸將計  
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為三覆



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  
既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  
遂大破其軍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水  
寨友諒聲言且援安慶遇春策曰必攻池州賊悞我選  
卒萬人伏九華山友諒兵果攻池州城中伐鼓大噪伏  
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俘斬萬人 又曰宣德間  
御史盛昺以直諫謫令羅江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  
趙王所至屠戮羅江故無城公盡開四門市中各閉戶  
藏兵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竒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  
賊入未半公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

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鬪賊大北斬獲  
無算 又曰正統時陶副使成被命整飭邊務至則量  
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艤  
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  
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 又曰沙縣賊鄧茂七反都督  
劉聚討之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出攻延平令浙兵伏  
後坪江西兵伏後洋南京兵伏沙溪南而以福建兵素  
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  
又曰許忠節公達令樂陵時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畿  
甸焚屠城邑公令民家各治土垣度高于簷宇垣闢一

實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隊伍  
匿曲巷中乃洞城門如虛邑寇入兵燹一無所逞旗舉  
伏發斬獲殆盡 又曰嘉靖間倭寇淮揚都督劉顯與  
其家甲驅至安東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  
出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狗且戰且却射馬  
中矢馬駭公下馬抉鏃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賊  
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乃引去 又曰莫讚知鎮寧  
州時土獠于駐殺其長累捕不獲偵者言駐且以兵狗  
取紹恩故地未服者道當繇安莊明日公馳牒候之中  
途因要其入見既遣胡生關說令母黉結帶刀劔令我

得善為禮駐報如命公乃集隸卒得強力者十人各授  
兵伏兩廂以四吏侍皆巨石銜袖密遣人趣要守禦者  
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來立庭中與語稍及紹  
恩事駐方抗辭虛喝公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齊  
撲駐兩廂伏發捽其首就縛盡捕從者送衛獄

### 伏兵三

**原思險**

慮無

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

若今蹋

解鞍

銜枚

李廣望匈奴千騎乃下馬解鞍

之銜枚

設伏

潛師

為三覆

伏萬弩

左傳公

君為三覆

以待之注覆伏兵也

孫臏偽走龐

增伏

武功部

同益頁函卷二百一

伏兵

三

澗口 伏冢間

北齊書段韶傳曰韶從圍定陽其城主

攻之韶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唯慮東南

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

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

潰範等面縛盡獲其眾五代史曰秦宗權至蔡復遣

張晁攻汴梁王令朱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

東伏大冢間晁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

王引伏兵橫出斷晁軍為 據洞口 奪望樓 唐書王

三而擊之晁大敗脫身走 曰歙守汪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攻之華以勁甲出

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

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

不得歸遽面縛降通鑑宋紀曰韓世忠自豫章移師

長沙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一夕與蘇格聯騎

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與蘇格聯騎

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

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

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

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城左 伏湟中

唐書薛萬均傳曰竇建德寇范陽羅藝

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眾五代史曰張晁軍赤

岡太祖使張歸霸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

百為遊兵過晁柵晁出兵追太祖歸 伏莽間 伏道

側 唐書李密傳曰榮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

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

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於丘莽間須陀素輕讓

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陀又竇

建德傳曰秦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

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却

殷秋 原覆諸山下

死此樹下 傳楚代絞坐其北門

石贊 注坐守也 孫臏斫樹令白書龐涓死 隱情以虞

此樹下涓舉火照之萬弩齊發涓自刎 增 隱兵堤裏 伏騎溝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十七

伏兵

三

下魏武帝志注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  
 伏人守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屯南樹木幽深布疑有  
 日復來太祖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  
 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遂大破之唐書  
 李光顏傳曰裴度築赫連城於汴口率輕騎觀之賊以  
 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李光顏力  
 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  
 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  
**刺岳字幟**  
**樹鮑老旗** 城通鑑宋紀曰王進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  
 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  
 趙元昊寇渭州逼懷遠城韓琦令任福併兵出敵之後  
 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福違節  
 制墮敵計中桑澤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  
 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鷓百餘自中起  
 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懾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  
 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  
 樹鮑老旗懾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

兵起自山背下擊官軍大潰福與  
 諸將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  
**使壯士變服** 料  
**奇兵易服** 賊後漢書馮異傳曰異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  
 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嶠  
 底降男女八萬人唐書王峻傳曰開元二年吐蕃以  
 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達延以兵踵而前  
 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  
 去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  
**伏甲士三百**  
**選善射三千** 唐書杜悛傳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  
 欲入封府庫悛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悛之謀也明  
 日伏甲士三百宴球場賊皆殲焉又郭子儀傳曰子  
 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  
 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謀  
 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  
 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胄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武功部

百人伏山下 百人伏廟中 通鑑宋紀曰真定宣撫

陰人岳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往先

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

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又曰韓世忠以八千人

屯焦山寺元術欲濟江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

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

岸以規我虛寔乃遣鼓聲則岸兵先入廟中百人繼

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

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

則元術獲者 帥士卒為兩翼 分千騎為八伏 通鑑唐

仁厚列十二寨圍鄭君雄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

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眾棄寨走其傍數寨見

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

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

開不敵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

蹙之濠中斬獲甚眾而還 弇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

常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追之進

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

走覆發大敗之遂薄開平 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

增蔽山伏 唐書王世充傳曰世充跨洛水為三橋以度

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

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火焚廬

落密眾 得其度伏 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戰勝之常

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 為狹營小舍 唐書田頔

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度伏 伏兵 武功部 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

伏兵四

伏萬人柳林中

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

武功部 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

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  
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  
路夾擊之時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單車遁歸衣白  
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熱單車遁歸衣白  
伏黃山兵略纂聞曰正德時妖賊李通寶竊發總督林  
廷選令梧州守曹瑀督軍與賊遇戰於新橋斬  
十餘級賊入於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於秋風根蓋  
其巢也謀知其必遁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即抽兵使  
衣白伏入黃山以待夜半賊  
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

祭師一

增潛確類書曰凡軍行被社禱社也 大明集禮曰唐

制親征以熊席設軒轅黃帝神座置甲冑弓矢於座側  
建弮於座後皇帝服武弁行禮 遼史兵志曰凡舉兵  
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

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 大明  
集禮曰明制凡親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  
過山川皆行祭告

祭師二

增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渡沈祭  
以禱師涉而濟 大明集禮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  
親征河東就北郊用少牢祭蚩尤禡牙

祭師三

原祠黃帝 祭蚩尤 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  
蚩尤於沛庭而擊鼓 宜乎社

造乎禰 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太  
祝宜乎社造乎禰注師將行也 增事四望

武功部

同益頁函卷一百一十七

祭師

禡

祠五兵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祠者祠五兵矛戟劍盾弓

**原類乎上帝**

馮於征地

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五德之帝類祭名受命於祖馮於所征之地告祖也按類馮皆師祭也詩曰桓

桓講武是

受成於學釋奠於學

定兵謀也出征有罪反釋奠於學

以訊馮首

大陽集對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

曾書祭師四

翼對曰太翼太萬木暴然而不可數也

增馮燾黃堂

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彥曾乃馮燾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龐勳

至劫取之

祭師五

**增詩**唐韓愈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曰斬馬祭旄燾魚羔

禮芒屨

發軍一

**增**唐書百官志兵部曰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

一人以上必覆奏遼志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

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

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

灼羊脾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著然三咒羊

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

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

武功部

發軍

之期羊金史章宗本紀曰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

兵交奉羊焚香齋之又焚燎火地裡交景畧羊獸胃

羊發軍二

**增**漢書嚴助傳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

急於漢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

以節發兵會稽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關

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通

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二年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

萬二千屯涇原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沈希儀為右江

參將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

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

不知頃之劄營賊眾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

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

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

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軍發軍三

**原**牙璋羽檄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軍旅

**增**銅魚銀兔通鑑注曰符

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名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急則以鳥羽示急也寶郎掌天子

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  
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  
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朝野僉載曰漢發兵用銅虎  
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免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  
武功部



符瑞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  
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注遼史兵志曰遼

鑄金魚符調發軍馬  
田以簡稽計合士卒簡閱兵器為要簿也  
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迺遣嚴助以節發會  
稽兵會稽守欲拒法不發注言欲以法拒之為  
無符驗助乃斬一司法馬諭以意旨遂發兵也請監

軍發針工後漢馮緄為鴻臚卿上疏請中常侍一人  
監財費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史  
尉佗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為卒補衣秦

皇帝可其萬五千八百也  
姓離心欲亂者十七人故也  
傳曰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

相選式往代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  
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  
矣遼志曰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發精甲三千逆擊之

雇負人唐書裴均傳曰劉闢叛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  
賊望風奔傳八編類纂曰黃巢陷東都張承範

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  
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

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不能操兵  
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徒教士發則命大司徒瑞馬符節以發兵王制有

黃霸發士吳漢行師北軍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  
秩注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適音的  
後漢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引道頭鬢皆白

老弱悉赴後漢光武曰每發一兵頭鬢皆白  
漢王在

古者二十而具其卒乘繕以甲兵東校尉稽乏軍  
傳傳音附

興京兆馬不適士晉石鑿奏杜元凱為校尉擅飾城  
門官舍稽乏軍興檻車徵以候贖

詳前黃霸

發軍四

武功部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發軍

**增杓窠**

遼史國語解曰杓窠鷲鳥總稱遼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

略

發軍五

不

士

門

會

軍

興

**增詩**魏王仲宣詩曰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唐儲

光羲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詩曰鬼方生獫狁時寇盧

龍營帝念霍嫖姚詔發咸林兵天星下文閣簡師臨我

城三陌觀勇夫五餌謀長纓雷野大車發震雲靈鼓鳴

李白發白馬詩曰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

川岳滄溟湧濤波武安有震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苦雪

山飲流涸滹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劍登燕然

邊烽列嗟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

虎戢金戈

**增奏**唐陳子昂奏八科曰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

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增狀**唐陸贄上陳防秋之弊有曰今財匱於中人勞未

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

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以啟

戎心挫國威也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五月二十八日寅時

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

武功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一十七

發軍

三

於轅門之外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于神麿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增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青令廣軍出東道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願居前死單于後漢書祭彤傳曰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賊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宋書劉懷慎傳曰懷慎為彭城內史從征鮮卑

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南史孟龍符傳曰龍符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賊數十圍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後周齊煬王憲傳曰高祖東伐齊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

唐書曰太宗擊王世充選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元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眾賊徒氣懾又曰太宗征高麗詔江夏王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張君乂領騎裁四千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

通鑑唐紀曰李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

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槩獨舞鐵槌陷陳萬人辟易兵略纂間曰常遇春棄劉聚歸明太祖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為先鋒

### 先鋒二

**增**身先士卒 身當矢石 宋書張暢傳曰魏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

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 以乘驢賜以名

馬賜 周書李弼傳曰弼歸太祖拜秦州刺史從太祖平

着牟甲賜之 五代史曰梁兵攻李茂貞於岐以康懷

功真武功也 黃勳年少 白衣先鋒 海錄碎事曰裴

以名馬賜之 薛仁貴傳曰仁貴恃驍勇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

武功部 先鋒

所向披靡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  
先鋒陷陣  
先鋒

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名見嗟異  
先鋒陷陣  
先鋒

唐書馬三寶傳曰三寶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  
先鋒陷陣  
先鋒

寶先鋒對陣斬名王俘執數千又秦瓊傳曰秦叔  
相戒避先鋒  
自請為先鋒

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唐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  
自請為先鋒

鑑宋紀曰李成將馬進犯洪州張俊斂兵若無人者居  
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中

月餘進以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  
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

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  
敗大

增被羽先登  
後漢賈復傳曰光武至信都復為偏將

且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名復曰史士皆饑  
且可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

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伏其勇注  
北府兵

被猶負也折羽為旌將軍所執  
北府兵

元初謝元北鎮廣陵時符堅方盛元多募勁勇牢之與  
東海何謙等以驍猛應選元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

前鋒百戰百勝號為  
解而復合者數四

北府兵敵入畏之  
解而復合者數四

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史彥超為先鋒  
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

奏功第一  
通鑑宋紀曰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

為前鋒陳和尚探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  
眾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

功第一  
年十七為先鋒

震國中  
年十七為先鋒

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  
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賊遂却

增表宋孟龍符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摧鋒三

武功部  
先鋒

捷每為眾先及西勦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三入知死不卻

鄉導一

**增**孫子軍爭篇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太平御覽引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為獸疏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以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

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馳驅也

鄉導二

**增**宋史太宗本紀曰四年庚申帝復自將伐契丹丙寅次金臺頓募民為鄉導者百人 通鑑宋紀曰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離不銀朮可婁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

鄉導三

**增**縣民為導 漁人為導 通鑑唐紀曰劉士殷遣副使

潘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者聞

鑑宋紀曰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

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於鄂州

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

舟且為用呂文煥得郭藥師又宋紀曰元人南侵

鄉導八編類纂曰蔡靖遣郭藥師帥師與金人戰於

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

浩以降幹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

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宋鄉導四本曰四半與申帝自汴外樊丹兩寅

**增**姜綰不用鄉導 兵略纂間曰明姜綰用兵不用鄉導

而人莫能測

而豫圖山川村落道路所繇故兵行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十七

齊之早知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十八

武功部十三行惠

占候務德

**增**太公六韜曰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

之意以為間諜 **原**孫子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十八

武功部十三

間諜一

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

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

人而知敵之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

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鄉間者

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

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內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十八

間諜

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因其

有隙就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使間來視我

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死

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間

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者也詐

事於外佯漏洩之使敵間知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

必以誑事輸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

敵間來間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

知幽陰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

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貸免相勅勿洩佯不祕密令

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

故曰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

死間者為己知其實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不親撫重

還報故曰生間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以祿賞則反

為敵用洩賞莫厚於間賴其用事莫密於間間事不密

我情實洩

非聖智不能用間不能得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

用意密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

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

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

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為新舊有急令吾間必索知

則呼之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

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道而舍之舍居止也令

利復導而舍止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

之可令詭其辭故反間可得而用也鄉間內間者皆可得

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

使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

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



其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反間五間之本事之要也

故當在殷之興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商明君賢將

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

者也

**增**

吳子曰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眾使其

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太平御覽引衛公兵

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

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引非一也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

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

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

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

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

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

賢能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

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

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

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

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

敵有親貴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

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返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

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

武功部

計五類卷二百十八

間諜

三

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旦暮令使獨與已  
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聞使既遲違恐被  
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  
間人人亦用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  
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推我虛實察我  
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  
善啗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  
為彼之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為實  
即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李靖問對曰按孫子用間  
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

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  
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齊魯間謀二  
且燕王

原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

其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姓名因而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

元蓋用此術得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

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

武功部  
計盜頁  
間謀  
四

若不因間謀無由得入楚軍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

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

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

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又燕昭王

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

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

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

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燕人

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

戮音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

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闕與趙將趙奢救之去

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音遣之間以報秦

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

之此反用彼間也又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

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

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

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增左傳曰僖公二十四年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

仕焉註我請為衛間謀先又曰楚太子建辟華氏之

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

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

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

謀焉遂殺子木原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

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

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

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平

恣所為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

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

漢為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

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即佯驚曰吾以為亞夫

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

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

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

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

亡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

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于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

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

武功部

游錄英山卷二百一十八

間諜

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  
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  
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田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  
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  
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  
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  
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  
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  
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驥於道設伏泰  
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

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

軍此用內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

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眾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

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

相遇戰敗死之斯亦同班超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

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人訪獲

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

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

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

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峭澠遂清澠音東魏大將

武功部

游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間諜

七

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  
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  
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  
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周文帝齊律斛光字明月  
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  
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  
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  
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  
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  
語令小兒歌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

萱以饒舌斥已也

陸令萱即後主乳母

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

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  
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增**晉書麴允傳曰劉曜逼長

安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于允允率步騎赴之  
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烟塵蔽天反間詐允曰郡城  
已陷焚燒向盡軍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  
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周書韋孝寬傳曰孝寬善  
撫御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  
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  
許盆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斬

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東原唐衛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為死間之勢增又李光弼傳曰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賊方飯襲殺之且盡又曰史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魚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南唐書浮屠傳曰後主時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能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搖人心

及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為間也通鑑宋紀曰趙元昊有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昊倚為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使持書以間野利元昊果疑之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使者去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

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熱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東軒筆談曰种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通鑑宋紀曰劉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入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

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繼而上之兵略纂聞曰僉事熊景任廣西二廣節鎮都臺朱公檄公勾當潯桂諸徭公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徭所若為潛竄貿易者徭不疑也集來訶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室以巨木計曰徭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徭懼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徭及獠獠數十姓弇州史料韓雍傳曰兩廣蠻寇反雍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剗備仁

武功部

洪鑑類編卷二百十八

間諜



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為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室又慎侍御山泉公為漳浦令時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君乃擇邑下豪膽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偽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然又三大功臣傳曰宸濠反王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

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備餉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為國至意第從使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

間諜三

**原**邦洵

中訶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洵讀為酌盜取國之密事若今探決

南王使女陵中訶長安注訶音偵為偵于中也一曰訶候伺者朽政反

秦謀

晉規左傳

武功部

洪鑑類考卷一百一十八

間諜

上

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左傳晉人之規宋  
 者歸報于晉侯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子罕哭之哀  
 國人悅之孔子曰善哉規國乎增詐書陽貴唐書伊慎傳曰慎以  
 曰善哉規國乎增詐書陽貴唐書伊慎傳曰慎以  
 希烈愛其才數饋遺欲廢止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  
 嗣曹王臯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為大將希烈恐為臯所  
 任遺以七屬甲飛詐為慎書行反間帝遣使斬之臯表列  
 其誣以宋史岳飛傳曰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術惡劉  
 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術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  
 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  
 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  
 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術事因謂謀  
 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割股納書戒勿泄謀  
 歸以書示兀術兀術大縱謀禽謀唐書高仁厚傳  
 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大縱謀禽謀唐書高仁厚傳  
 于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者自言父母妻子囚  
 于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  
 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  
 謀去又崔義元傳曰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義元統眾

擊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十人鬻茶販油通鑑唐紀曰王建急攻  
 里之有狗屠王鷄請許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  
 遣之鷄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  
 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又曰王師範遣行軍司  
 瑄等解于守備而眾心危懼又曰王師範遣行軍司  
 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  
 州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謂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  
 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原數駒支使伯嘉  
 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知原數駒支使伯嘉  
 左傳范宣子數駒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三巡數之  
 師伐絞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吳山  
 告幕烏漏多魚齊謀告曰楚幕有烏增易  
 扁額竊畫像通鑑宋紀曰金遣劉蘊古詐歸宋為間  
 有伍員祠閭闔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額金  
 碧甚侈蘊古始至輒謁祠妄謂有心諾以俸易牌而刻  
 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曰有新易舊惡其不華耳  
 易之而不知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重昌者  
 武功部計其功問謀

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  
 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所以示  
 踵至者欲其知已至爾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其言  
 又曰南唐林仁肇常欲復江北舊境江南主不聽宋忌  
 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  
 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  
 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殺仁肇者  
 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降曰齊將遁左傳晉侯圍原謀曰齊人將遁  
 虛實善刺情偽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效以情  
 愬益悉賊虛實又王鏐傳曰嗣曹王臯節度江西表  
 鏐為江州刺史充都虞候鏐小心善刺軍中情偽事無  
 細大畢移書還謀更釋縛飯謀又蘇頲傳曰雋州蠻  
 悉知之移書還謀更釋縛飯謀又蘇頲傳曰雋州蠻  
 寇獲謀者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母得爾直  
 院羞悔不敢侵邊又李晟傳曰晟還其謀曰母得爾直  
 宣謀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令言等  
 善為賊守勿不忠朱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訶刺中國

洞知蕃情

又張仲武傳曰回鶻常有酋長  
 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訶刺中

國張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  
 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  
 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  
 遣人馬多病死使通鑑宋紀曰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  
 得以為養募死力使為間謀洞知蕃情每入寇必先慮  
 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慮  
 得川廣吳楚之地玉帶與謀銀函行間五代史  
 傳曰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  
 其後戶部尚書李璘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  
 稱蕃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璘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  
 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謀者遺知誥為信其直千  
 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璘  
 行軍司馬通鑑唐紀曰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  
 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  
 屯于瀘州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  
 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  
 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  
 武功部

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  
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  
輒知火伍輒報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

即賦巢公陰求得素于猺人商販者數十人然販者  
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給銀五  
至則寨寨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  
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

奔走報公又曰沈希儀在右江令諸猺得出入買賣  
游戲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  
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調賊後賊發其火伍

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令其妻子來見夫  
人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  
又令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

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自是賊  
中消息或徭不肯言徭婦每嗾之使言矣  
**原衛青**  
捕伏聽李牧多間諜實又趙將李牧傳牧居鴈門  
謹烽火多  
**增使覘者得實以歸**  
出彼中委曲以報

通鑑宋紀曰宋仁宗時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  
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  
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

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  
糗糧聽吾鼓視吾旂所向覘者歸告中謂漢兵將大  
至和議益決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得契丹謀者釋

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綠邊金穀兵  
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  
謀請加絨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遠至還所與

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  
**增詐為書若同亂**  
唐書建中中李希烈詐為渾瑊書若

錦幣馳騎謀虛實又曰朱瑄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  
兵戰全忠南走無井有泥東軒筆錄曰麟州踞河外  
絕塹去幾不脫

曆中有戎人謂元昊云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  
以兵圍之數日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願取溝泥使人  
武功部

增詐為書若同亂  
唐書建中中李希烈詐為渾瑊書若  
錦幣馳騎謀虛實  
又曰朱瑄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  
兵戰全忠南走無井有泥  
東軒筆錄曰麟州踞河外  
絕塹去幾不脫  
曆中有戎人謂元昊云圍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  
以兵圍之數日城中大窘有軍士獻策願取溝泥使人  
武功部

乘高以泥草積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護草積何也即斬戎解去

從水中為偵兵略纂聞曰徐達攻平江時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為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

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為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為間因盡得其虛實

增太公六韜曰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

符驗較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又曰五行之道天地

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

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

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

徵聲應管當以元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

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

佐勝之徵成敗之機又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

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

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

破敵相陣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

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

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

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

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

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

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太平御覽引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整然若雨是爲天

霑其師失三軍將行旗旂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陣雨甚是爲浴師勿用陣戰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埤雅孫武子曰鳥起者伏也鳥集者虛也言古之善料兵者觀鳥起而知伏視鳥集而知道 吳子曰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詩林海錯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車後大戰殺將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三日亡 又集異志曰漢靈帝中平元年夏陳留郡濟

陽成臯陽武城郭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時曰  
 草妖續漢志曰其狀五色羽毛頭目翅足皆具或作人  
 形操持弓弩牛馬萬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角等十餘  
 輩並起抄掠后兄何進秉權漢遂微弱又董卓兵起焚  
 燒宮闕之應焉吳子曰  
 占候二九子曰吳子曰  
 增左傳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  
 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折為三天

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曰紂未可伐乎太公  
 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灑吾  
 兵也晉書載記曰麻秋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張重  
 華命謝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東南  
 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  
 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貞  
 萬餘落破之隋書長孫晟傳曰仁壽元年晟表奏曰  
 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  
 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上欲滅  
 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

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唐書薛萬均傳曰柴紹之討梁師都也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晟又李晟傳曰晟之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以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元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又王重榮傳曰帝幸

定州次沙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五代史唐臣傳曰郭崇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通鑑宋紀曰柳開知代州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土寇將至矣 弇州史料曰都督馮勝攻某城劉基以一赫蹠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昴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



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而兵略纂聞曰正

德間黃珂巡撫延綏嘗以歲例燒荒天忽陰翳風氣慘

烈公曰此賊氛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眾突出

伏起殺之殆盡一赫烈挂曰交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

占候三景王家錄至矣食依史牒曰借曹燕親

**原天時曰風氣**蜀先主東征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

風氣孫權襲關羽羽請降範曰有走氣言降詐也候者

白羽去範曰雖去不免期明日之中權立表下漏待之

有風動範撫手曰言**執律**歌風周禮大師執同律以

羽至矣皆如言也**歌風**聽軍聲而詔吉凶注

王者出軍大師吹律合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

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注歌者吹律以詠八

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占夢**擊虛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

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注晉侯

面向上故得天腦所以柔物也後漢趙彥少有術朝

廷令宗資討太山殘賊彥為資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

莒莒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

**增潤兵**洗兵謂泣兵金器自鳴及焦氣者軍疲也

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此天洗兵也**天鉞**石

鼓海錄碎事曰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名天鉞不可攻

隆如雷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天鴈

漢鉗子劫略吏民自號曰山君注鉗徒也**天鴈**

地鴈淮南子曰流星色青赤曰山鴈軍甲之精華也

渠狙如首山海經曰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

山有獸焉其狀如鼠鼠白耳白**走鹿雲**貪狼風抱

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走鹿雲**貪狼風抱

子曰凡戰觀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五代史前

蜀世家曰王衍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

武功部

占候

狼風也遇則當氣盤蛇日抱珥  
 有敗軍殺將者如旗鼓矛盾皆顛倒橫斜少頃黃白氣出  
 石望東南氣相交武陵告司馬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  
 西北盤蛇相交武陵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  
 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  
 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宋史曰宋真宗  
 景德元年十一月駕北巡司天言望雲物考著龜  
 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  
 唐書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瑊會平涼李  
 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以為援既會元諒望雲物  
 曰不祥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城犇還  
 元諒兵成列出又曰帝召牛徽曰今伐茂貞彼眾烏  
 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爭所言者軍  
 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職  
 也既而流星如火雲氣如山後漢書董卓傳曰邊  
 師果敗而流星如火雲氣如山後漢書董卓傳曰邊  
 兵美陽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長十  
 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  
 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  
 首數千級後漢書光武紀曰王尋王邑攻圍昆陽自

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水  
 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水  
 變為血雲狀如樹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杯  
 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名  
 耳顧我無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拓禍惡貫盈今仗威  
 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徵盡飲而罷眾心為  
 安唐書馬智戴傳曰智戴入朝帝聞其善兵指雲問  
 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雲狀如樹方星墜賊營  
 辰在金陵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星墜賊營  
 風拔坐帳有星墜賊營義元曰賊必亡通鑑宋紀曰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  
 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豫道勝日預卜吉凶唐書裴  
 即下令兼程而進豫道勝日預卜吉凶唐書裴  
 曰行儉通陰曆術每戰豫道勝日通鑑宋紀曰羊腓以  
 古主每征伐必令耶律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腓以  
 符之然雉集府舍鼉集城門通鑑唐紀曰有雙雉  
 後行武功部占候

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唐書鄧景山  
以文吏拜青齊節度使徒淮南有鼉集城門鄧班語景  
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  
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占候四

**原違晦**

左傳楚師陣不違晦陰盡之日兵家所忌

**六甲日窮**

鄧禹字仲華為王匡所敗

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大敗之

**東南角虛**

段熲為羗所圍樊志張亦

在圍中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羗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攻之可勝從之果然

**增氣若城**

王世充引軍與李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眾幾盡

營上雲氣甚佳

史曰呂師州謂其裨將慕容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破也

**矛端生**

火此海錄碎事曰矛端生火

**日中有黑子**

高帝以劉基

為太史令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其占候五

**增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忠憤必在梟夷**

况自去年以來月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駟東漢書云畢為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為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今朕奉天道以行誅

務德一

**增司馬兵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

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唐書蕭俛傳帝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

務德二

**增**唐書李靖傳曰靖為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分記**曰曹彬封冀王事太祖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為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為將道家所

忌而冀王後世愈昌豈非陰德所致

務德三

**原**鄧訓 祭彤 後漢書 其病不與刀使治之愈者非一又彤

**德攻** 義勝 撫敵人 殞 歸義願自效遂擊匈奴

**敵師** 吳志 呂蒙在公安得關羽及將士等家屬輒厚遇

**厚加殯斂** 二人子 **增** 遺侍姬 還婦女 宋史 種世衡

**迎喪** 祐禮遣之 環州 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

**既而** 世衡起入內替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

**衡** 出其掩之慕恩慚謝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

**是** 得其死力 八編 類纂曰曹彬討蜀初成都將進御

**不妄殺** **不籍降** 澧水紀聞 曰曹彬征金陵垂克忽

武功部

洪鑑類卷二百十八

務德

非藥石所能愈唯諸公共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為誓及克城城中皆安堵唐  
 書蕭銑降李靖入其都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資以  
 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  
 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先  
 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  
 毆之死守非善策也止不  
**原荀吳圍鼓** 晉文伐原  
 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城叛穆子不許請降曰猶有食  
 色姑修而城食竭力盡而後取不戮一人曰吾以事君  
 也 又晉文伐原命三日之糧 以衣供寒 以絹償  
 原不降命去之詳示信三日之糧 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稻左傳叔弓圍費不克治歐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  
 之費人叛南氏 晉書羊祜出軍至 專修德信 歡  
 吳境刈稻為糧計所取送絹償之 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  
 若親戚 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 隣國望我歡若親戚 **增號令暢南海** 恩信被

**異域** 唐書李孝恭傳曰孝恭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  
 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言行錄曰宋余襄公帥  
 二廣幾十年恩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

國皆可以頤指氣使公 **解衣以贖一州** 行軍惟知  
 之文武才可謂具矣

**三事** 且授之方略曰胡世寧令趙元瑤捕太平酋豪李濬  
 其州治濬走保山寨未拔公解衣齎犒元瑤曰以吾衣

贖一州生靈也寨中兵聞之感泣解散濬擒發其所聚  
 粟以賑被囚之民且悉除其租稅一年 又曰胡大海  
 嘗曰吾不知書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  
 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以故所至健 **原帝舜舞干而**  
 兒驩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

**苗格** 周文因壘而崇降 文德者帝王之利器 威

武者文德之輔助

務德四

武功部

游錄卷之二十八

務德

五

**增**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大布誠信且務  
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以  
歸蘇文因壘而崇朝文獻皆帝王之利器

**增**諭明太祖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唯當以德  
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和又諭北征諸將  
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  
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  
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  
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  
陰隲美事好共為之和

太平行惠一李顯赫之顯代輝有續燈和蘇那與馬李

**增**三略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  
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眾可合而  
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  
恩不倦以一取萬身爾八嘗始史有國

曰當行惠二卒甚壯東部每軍計帥士既營對立

**增**史記趙奢傳曰趙用趙括為將其母上書言于王曰  
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  
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王所賜  
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漢書皇甫規傳曰先零諸種羗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羗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又皇甫嵩傳曰嵩温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又堅鐔傳曰鐔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晉書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頭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李

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善于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麪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北史曰西魏將梁椿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南史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

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又李晟傳李懷光反晟受命圖收復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苦。又曰劉潼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問所欲不幸死哭之。帝又曰烏重脩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脩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又曰殷侑拜義昌節度使單身之官安足羸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又曰吳少誠之誅詔盧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通鑑唐紀曰柳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

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佚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蹶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五代史周太祖本紀曰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陳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八編類纂曰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



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六年  
 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又遣使賜湖南戍兵方  
 藥 又元紀曰仁宗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  
 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  
 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  
 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明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  
 至威寧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  
 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又曰仁宗  
 為燕世子時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  
 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

之故後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行惠三

**原挾纒** 置金 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

楚反上拜竇嬰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于廡 吮疽

下將士過者令裁取為用裁酌也封魏其侯

**裏創** 史記吳起為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

吮之其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後漢書段熲愛士卒

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死所矣

**增投醪** 分糒黃石公三略曰

手與裏創行軍未嘗 兵有饋軍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

武功部

武庫部

行惠

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並分菽粒嘗吐調藥

而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之樂為致命

不史幕有士卒中盡親嘗其吐三軍感之樂為致命

宋史岳飛傳曰飛善撫士卒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

戌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

女凡有頌犒均給**原分賜縑**付賜絹後漢書董卓

軍吏秋毫無私已有者則士魏志孫禮為揚州刺史

與吳全琮戰賊退詔賜絹七百匹禮為死者設祭哀臨

以絹付亡者家**哭介夫**舖孺子夫死司城子罕哭

無自入已者國語勾踐命當室者死三年釋政支子

之哀詳問謀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游者無

死三月釋政親也必問其名**分熟食**分賞賜盧在

不舖也無不歡也衣食也**分熟食**分賞賜盧在

非身種夫不織則不衣食也李廣得賞賜分戲下士卒

軍熟食者分而後食不盡餐不嘗食士為樂用也小

見士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士為樂用也小

**未徧**惠足使左論語惠則足以使人**增祭割股**

**哭嘔血**唐書曰烏重脩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

脩古之良將無以加也孔帖司空李勣每會將兵在

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于

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原單于**

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懷恩**衛士報德後漢徐秉字伯初為征西將軍單于

漢蓋寬饒字次公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

撫循疾病致醫藥及歲終交代衛士數千人叩頭願自

留一年報寬饒**壞帳為襦**脫衣與斂晉謝尚字仁

厚德宣帝嘉之**卒乘與嘗**隱民取食闔廬其所嘗者卒乘與焉

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御眾在寬**使人由惠**增**

武功部

游鑑類卷二百一十八

行惠

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與後漢馮異傳光武下  
 大司馬已下親弔數果必共寒水不嘗蘭陵武王  
 死問疾以崇謙讓又曰趙郡王琛薨子叡為定州刺史詔領山東  
 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  
 共之又曰趙郡王琛薨子叡為定州刺史詔領山東  
 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  
 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水室每歲藏冰長史宗欽  
 道以睿冒犯暑熱遂遣倍道追送正值日中炎赫睿乃  
 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水遂至  
 消液竟不一嘗兵又脫鞞以賜裂幄以衣後周書曰  
 人感悅遐邇稱歎脫鞞以賜裂幄以衣後周書曰  
 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于治兵閱武  
 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  
 跌而行者帝親脫鞞以賜之五代史晉臣傳吳巒守  
 貝州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皆  
 愛之脫衣解馬賜卮贈伎散戲下有功者脫衣解馬  
 賜之問奔州史料曰王越御軍能卹下財往來若流水  
 不之問一日大雪方坐地鑪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而

一千戶調賊還即名入與談敵事甚晰大喜曰寒矣手  
 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  
 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存問家室  
 之乎以子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又韋臯傳臯善

厚資婚嫁唐書李勉傳曰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糧存  
 拊士至雖婚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賜特支錢頒

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賜特支錢頒

護身勅通鑑宋紀曰熙寧十年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  
 軍士艱苦為將領者不知愛恤乃述始終之際艱難之

故與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  
 其辭為護身勅原分觴酒豆肉給韋袍複帽王勾踐越

勅頒示將士原分觴酒豆肉給韋袍複帽王勾踐越

將伐吳謂申包胥曰在孤側者觴酒豆肉未嘗不分國  
 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問其老晉書劉

弘傳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  
 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謫主者給韋袍複帽

增家財頒士卒私財賜麾下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  
 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

武功部 行惠

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唐書馬燧傳田  
從敗邢圍解初將戰燧約眾勝則以家資賞至是殫私  
財賜麾下德宗嘉其財詔出原恩加挾纘念師人之多  
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

寒惠表投醪感戰士之俱醉大事在戎是重握兵  
之要 小人懷惠必資挾纘之恩

行惠四

**增**戰得金寶盡散唐書李密傳密戰得金開  
又南霽雲傳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開心待人  
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支身居戟

戶踰月又任迪簡傳曰迪簡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誣  
月軍中感其公請賜與悉分士伍又石雄傳曰雄臨

安臥內迪簡乃許賜與悉分士伍又石雄傳曰雄臨

輒至軍門自取一匹縑餘悉民始知有生之樂又裴

分士伍由是眾感發無不奮民始知有生之樂又裴

初吳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然燭酒食相饋者以軍法

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鬪死抵法餘一蠲除往來不限

晝夜民始知賊降輒聽其便又李愬傳愬為隨唐鄧

有生之樂賊降輒聽其便又李愬傳愬為隨唐鄧

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與孤未葬

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為

愬死故山川險易與先冬頒衣絮署錢徽傳曰樊澤

賊情偽一能曉之先冬頒衣絮署錢徽傳曰樊澤

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徽先冬頒衣絮

士乃劉父通鑑唐紀曰劉悟務為寬惠使當亡卒多

賴全活詳摛師三注

**增**制唐元稹鎮州制曰田弘正首除去苛暴昭宣惠和  
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為先是以魏

武功部

行惠

行惠

行惠

之師徒良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讓相與於道矣唐元賀平淄青狀曰田頔五首剝去昔暴詔宣惠味

**增**狀唐柳宗元賀平淄青狀曰葬戰死之骨增以延賞憐刀傷之肌薦其廩給

**增**令明太祖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為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增**諭南京新造宮殿成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鬥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以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又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母令失所

示信一

武功部

示信

示信

**增**太公文韜曰使之而觀其無隱使之而不隱者信也

**小**又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

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

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司馬法曰成列而鼓是以明

其信也說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數變則令雖出衆

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不得故上無

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

心而能得其力者也又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晝黃

石公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詳如

春夏秋冬有一定之時如地命又曰霸者結士以信信

之生長收藏有一定之理

衰則士疏

示信二

**增**唐書頡利請和翌日刑白馬與盟薛延陀回紇諸部

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懼王師引兵入朔州議者請責

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為不信况國乎我既與

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邪又曰段秀實擢光祿

少卿俄而荔非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

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宋史种世衡傳曰

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

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

武功部

示信

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  
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  
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  
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聽命兵略  
纂聞曰嘉靖間胡世寧知廣西太平府時太平多土官  
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公略去文法  
嘗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欵語良  
久乃還

示信三

原戰器

守物

左傳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器也信以守物戰所由克

饋藥 互

市

晉羊祜為鎮南以德綏懷吳將陸抗疾祜遺之藥抗服之或疑止之抗曰羊公豈醜人者哉吳之未平

周

浚字開林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

為

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與敏書曰慎無為小利

忘

大備候者得書待期 尅日 左傳胥甲趙穿當晉

與

浚浚曰君子也 待期 尅日 左傳胥甲趙穿當晉

而

薄人於險無勇也 晉羊祜字叔子為 晉盟 原

鎮

南每與敵入尅日戰而不為掩襲之計

降

左傳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未役也其能以德攻

伐

原以晉侯欲用人子犯曰人未信未宜其用於是乎

謀

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使

人

退一舍 仗信 推誠 增行義 立志 左傳季文

仗信

推誠

增行義

立志

左傳季文

斷指

披心

賀蘭進明

愛霽雲壯士

欲

信以立志 又伯州犁曰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

留之霽雲泣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

武功部

科監類書卷二百十八

示信

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眾  
 乃挺身至城下見庭光庭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  
 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  
 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我為  
 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庭光感泣一軍  
 皆流涕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城眾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

**原推已貴誠**  
 訓戎

**在信**  
 增示以至誠  
 待如故吏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  
 黨項羌渾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子  
 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賊眾數十倍  
 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宋史宗澤傳曰羣盜丁進  
 降進既受閭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  
 城往參宗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  
 披心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甚  
 至待之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對榻臥起**  
 解甲酣寢

唐書鄭滑盧羣辟孔戣為判官羣卒總攝留務監軍楊  
 志謙雅自肆眾皆怨戣邀至府與對榻臥起示不疑志  
 謙憚嚴不敢動明太祖擒陳兆先降其眾擇其驍勇  
 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至  
 暮悉令入衛屏舊人於外解甲酣寢眾乃相謂曰既活  
 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原授律即戎位既崇於四七**  
 推誠示信言不可以

二三

示信四

**增無詐無虞**  
 左傳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為卿全信書

蘇定方傳曰都曼降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  
 臣向喻陛下意許以不死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

示信五

**增書贊皇一品集與黠夏可汗書曰豈必罄徑路之金**

武功部

游錄卷之二十一

示信

三



舉留犁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曰豈必營盤之金

**增**頌唐楊炎出師紀聖功頌曰夏有一旅之眾武有十

人之暮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

曾無特無氣 監曰非無爾 平華云無實 為全計書

示計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八

示計四

示計四

示計四

示計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武功部十四 有禮 軍整 持重 禁暴 固專 命 戰死 示必死 單車入賊

軍行險道 祥應

有禮一

**增**太公兵法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

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吳子兵法曰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司馬兵法

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

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有禮

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增**左傳曰莊公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註凡師行必告於太廟而奉祧

廟之主以行故曰治兵於廟得出師之禮

**有禮三**

**原**不拜禮介冑之士不拜為其拜而菱拜也長揖征西賦率軍禮以長揖註周亞夫

威行禮班朝治軍治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弟達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而**服民左傳晉殺舟之僑以齊眾狗於國民于是大服能軍訓戎

**增**昭果毅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習威儀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易

**示**聞喪而還左傳晉侯教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軍旅之容介冑之色

又曰陳成公卒楚人將伐軍旅之容介冑之色

禮記暨暨詒詒又殺人有禮殺使非禮

介冑有不可犯之色殺人有禮殺使非禮

有禮焉殺之非禮傳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少長有禮軍

**旅**有禮傳晉侯觀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無禮則脫

**無**禮必敗左傳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

脫註脫軍容軍容駁駁軍容暨暨軍容戎政戎政

武功部  
有禮

明軍容尚肅堂堂之陣好棣棣之容增免胄趨

風無執榼承飲左傳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

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無豐俱

有禮四

原戰所畜左傳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戰之器又申叔時曰禮信戰

所由克軍整一

軍整一

增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

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繇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

而天下親焉

軍整二

增後漢書鄧禹傳曰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

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軍降者日

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

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

又岑彭傳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

犯三國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為將嚴整常置

科于左右案以從事唐書王雄誕傳曰雄誕能致下

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立無絲毫犯又李光弼傳曰

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

視又高崇文傳曰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闢始崇文

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受命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

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狗入成都師屯

大達市井不移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

軍整三造音如儀門身賜左副將軍

**原**衆整戎肅左傳晉欒鍼對楚子重云好以衆整

無犯不掠漢書漢王入關秋毫無犯後漢書世祖

乘大驪馬增好以暇正以治左傳欒鍼見子重之

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日臣之使於

臣對曰好以暇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掃門宇宋岳飛傳曰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

盜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

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己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原**更衣還女送絹酬禾吳志孫皓督夏口兵候獲美

日今所誅者曹氏百姓何罪不得繫老弱穀人不知

于是多附也下見務德以絹償將註

渭濱安堵齊救鄭陳成子帥師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悉大衆由斜谷出五丈原分兵屯田整不喪列傳

耕者雜于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舍不為暴藝舍不為暴**增**行陣齊整袍仗精整五代

史謝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

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

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

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伐桑棗若負霜雪唐書曹王臯大小三十二戰師所

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又李密

武功部

尉監頁承卷二百九

軍整

四

傳曰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

軍整四

增不聞人馬聲

宋史曹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

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又岳飛軍令嚴肅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

餓死不鹵掠

軍整五

增文韓愈文曰歷百城而饋餼皆辭居一夕而牆宇必

葺憩林適去墜果猶存徑田疾趨滯穗不犯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瓜下無一跡

持重一

增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

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

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

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

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

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

持重二

武功部

洪鑑類卷一百一

持重

五

增漢書趙充國傳曰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  
備止必堅營陣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唐書  
輔公柘反詔李孝恭討之公柘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  
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饗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  
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  
兵卻賊追北且蹶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 又魏元忠  
傳曰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 又來  
瑱傳曰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  
又郭子儀傳曰賊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  
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

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通鑑唐紀曰  
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  
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  
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  
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  
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  
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  
誅之 五代史曰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通鑑宋紀曰夏人寇  
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

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

威以張虜勢同類之類心知部 魚鱗宋臨曰夏人

**持重三**文曰

**原縱馬射雉**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唯廣曰皆下馬解鞍遂縱馬臥胡引兵去

晉書賊杜曾勇冠三軍周訪**自定**乃止**漢字子**

惡之自于後射雉以安眾心**自定**乃止**漢字子**

顏軍士激怒人倍其勇賊率五千人攻漢營軍中驚亂**能忍**有謀

漢堅臥不動有頃自定突擊大破之**能忍**有謀

宣王欲與戰帝欲令持重乃令骨**能忍**有謀

鯁臣衛尉辛毗仗節制之乃止**能忍**有謀

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每得勝

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耳

紀曰狄青風骨奇偉少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既補

戎行持重有謀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為將正部伍明

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原不**

敢後先者故摧克克敵名動殊俗為國虎臣**原不**

**輕敵**不得過蘇秦曰任大功不輕敵

曰平生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梁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

南翔切諫以謂新勝**原堅臥不起**安坐不動

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原堅臥不起**安坐不動

夫擊吳楚吳楚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坐帷講論**據牀指

挑戰霸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賊**坐帷講論**據牀指

射營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坐帷講論**據牀指

麾漢書張奐為匈奴中郎將烏桓叛燒度遼將軍門煙

斬渠帥諸胡悉降**增隱几讀書**

車冠白帽秋怒曰年少書張重華傳謝艾討麻秋乘輅

之艾左右大擾勸艾乘馬艾乃下車**增隱几讀書**

據胡牀指麾賊以為有伏兵不敢進**增隱几讀書**

坐門部分士後漢孔融傳曰融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

武功部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持重

凡讀書言笑自若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都有李  
 師道留邠邠兵與山柳謀竊發事覺元膺擒破之始盜  
 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安固壘而待堅  
 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楚師輕寇固  
**壁而守**左傳曰成公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之將戰楚  
 壘而待之三日必退中史記王翦傳曰翦東代李信擊  
 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  
 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史記王翦傳曰翦東代李信擊  
 兵數出挑戰終不出蘇茂營賊復聚眾挑戰霸堅臥  
 曰霸與馬武既破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  
 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  
 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邀一切之勝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戰之善者也唐書武德  
 中太宗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曰羣軍鋒不可當易以  
 計屈難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  
 持自當離散**按軍不動**閉壘不出五代史唐臣傳  
 竭將皆欲速戰符存審曰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  
 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

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劉鄩大敗之存審為  
 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五  
 代史曰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  
 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葛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  
 壘不出而鑿三閭門以待晉兵攻之**益治簿書**所  
 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至遊燕**唐書李石傳曰  
 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轆而騎  
 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  
 定宰相走則亂矣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  
 望南關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  
 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  
 君賞有謀幾亂兵略纂聞曰喬公宇參理留都機務  
 宸濠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  
 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  
 若不以為意者人謂公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禁暴一

**增**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

武功部

尉監頁卷三百一

持重 禁暴



禁暴救亂曰義。又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 禁暴二

**增**後漢書公孫述死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過興元兵有折逆旅七箸即斬以狗。通鑑唐紀曰李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又曰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爲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宋史曰宋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

度使曹彬等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通鑑宋紀曰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君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元史曰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奧屯阿虎來請和帝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又曰元世祖帥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

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又曰元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明典故紀聞曰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又曰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

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為行兵者之法  
人說選載北征記曰永樂親征阿魯台名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  
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  
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  
魯台餘脅從之眾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  
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  
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又曰永樂北征旋  
師次通津成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  
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  
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

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

禁暴三

原齊眾

整軍

執禁以齊眾  
整軍而經武

武德

嚴令

左傳楚子  
曰武有七

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和眾豐財

月令申嚴號令

糾暴

戢暴

周禮上武  
糾暴糾察

也傳暴而不  
戰安能保大

增斷首

打曾

唐書郭晞屯邠州士  
放縱不法白孝德為

節度使不敢劾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  
釀器段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通鑑

唐紀曰王建入成都署其將張勅為馬步斬斫使使先  
入城士卒有犯令者勅執百餘人皆捶其胷而殺之積

尸于市眾莫敢犯故

予牌

置榜

弇州史料曰徐達  
攻張士誠達之將

破之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  
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

抗王師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  
武功部 兵略纂聞曰明太祖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

置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凡遇

入城懸之以故軍士秋毫無犯

井刊木記檀弓吳侵陳斬祀殺厲謂之殺厲之師注厲

者井堙病也祀神屋也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

木刊羊枯反禾曹公敗麥苟不戢兵何以

制敵師必有名兵先率義

告譚通鑑宋紀曰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於高

忠姚樞諫曰殺使遁去忽必烈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

樞製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大理之民賴以全

活秦州通鑑宋紀曰陳希亮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

秦州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

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不如法

吾且斬若自是無一人譯者

將焉用彼將原如或不能戢兵則

整烏合之眾必在有威訓鷹揚之師

豈宜不戢

禁暴四

禁暴五

增將臣之良唐書李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

梳汝兵來篋汝典故紀聞曰正德時四川賊作亂官兵

于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篋汝矣

增勅漢光武勅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倚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

武功部

禁暴

本論專命一命自矜憐無為憐糾而苦

**增**孫武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不又曰將在軍君命

有所不受謂天子堂下無所不備今之出外非必如此

**增**專命二傳異曰三離豈王莽更欲之增重以赤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潁川盜賊羣起徵拜伋潁川太守

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

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

不以咎之

專命三

**原**師利專行 君命不受三國志魏鄢陵侯彰乘勝逐北至桑乾長史以士馬疲又

授節度不得過代違令輕敵彰曰帥師專行惟利所在

縱敵非良將也又諸葛亮數挑戰司馬宣王亦表請

戰使辛毗持節制之亮曰彼本無戰情請戰者示武爾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出界討逆 刻石紀功**後漢書李章為琅琊太守北

據營陵章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

行不出界兵不擅發章按劍曰逆虜無狀此何可忍若

坐討賊而死吾無恨遂引兵斬獲三百餘級上狀帝嘉

之 又馮緄字鴻卿擊武陵蠻有監軍張敞承官官意

表緄擅于江陵 大夫出境 司隸持節 公羊傳大夫

刻石紀功也 魏志太祖表鍾繇守司 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以事特使不拘科制

師在制命 守坐擅誅

後漢任延為武陵太守

坐擅誅羗左轉郤陵令

唐書劉仁軌傳曰時蘇定方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

**增**春秋之義 人臣之節

稷便國家者得專之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  
 宜監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  
 又曰時詔劉仁願率兵渡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  
 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  
 代新至者未習萬一生變誰與捍之仁願曰吾但知準  
 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  
 便宜願 **不俟朝命** **不待奏請** 通鑑宋紀曰理宗時  
 留屯州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 馬光祖不待奏請招  
 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於房州敗之  
**原** 魏絳戮揚干僕 朱祐受秦豐降 傳魏絳戮揚干  
 殺魏絳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揚干無所逃罪至於用鉞臣之罪重請歸死于司寇公  
 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 後漢  
 朱祐傳秦豐降檻車送洛陽吳漢劾祐廢詔受降違將  
 帥之任帝 **專命四**

**增** 非凡所見 漢書陳湯既領外國與甘延壽謀曰郅支  
 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無金城強弩之守如  
 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  
 守不足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延壽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專命五**

**增** 奏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  
 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  
 分之以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

軍矯命一

**增** 唐書李晟傳曰朱泚反李懷光陰與泚通帝議幸咸  
 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

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  
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  
之通鑑唐紀曰節度使李錡反常州刺史顏防用客  
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  
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  
營斬之

### 軍矯命二

**原擅發**

**承制**

漢書段會宗擅發戍已校尉兵有詔許贖漢魏春秋詔曰司馬法曰賞不踰

日欲人速覩為善之利昔鄧禹入關承制拜季艾為河東守來歙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皆非先請臨時刻印  
**鄧艾拜官**  
**宋均置吏**  
三國志魏鄧艾伐蜀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

禪行驃騎將軍司馬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後漢書馬援討  
五溪蠻宋均監軍援卒均以道遠士病乃矯制命呂种  
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斬  
大帥而降為置吏而還  
**取馬益軍**  
**入山諭盜**  
後漢書臧自劾矯制世祖嘉其功

宮擊公孫述眾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詣岑彭  
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漢書廣漢  
羣盜起拜孫寶為益州刺史親入山谷諭告羣  
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歸田自劾矯制  
**宜承**

**破竹**  
**安可守株**  
**師律尚貞**  
**兵符示信**  
**是謂臧**

**凶**  
**豈宜刑放**  
**苟利便宜**  
**則非專制**  
**宜准灋論**

**無從公贖**  
**且不稟命**  
**其何議功**  
**陳湯誅郅支**

**奉世擊莎車**  
漢書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谷永訟湯策慮億義勇奮發報

十年逋誅雪邊吏宿耻云云

君係萬里難制之虜云云

又馮奉世字子明持節送

武功部

軍矯命

大宛客遂以節諭告諸國王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蕭望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不宜封上善之上將誠為擇利 監軍未可與權 士

師雖許專征 君命誠難擅發 請雖切於利便 名自貽於矯誣 在師律而貴貞 豈綸言之可贖 以信事君節當慎守 用權制敵利在從宜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 戰死一

**增**禮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 戰死二

**增**左傳曰箕之役先軫黜狼曠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又曰襄老死於邲不獲屍 又哀公十五年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檀弓曰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通鑑唐紀曰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



遂溺海死唐書來濟傳曰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網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通鑑宋紀曰夏人陷金明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又曰夏人因金兵內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八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名諸校曰城圯壞難支妻子不可爲賊汚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死之又曰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許翰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約姚古及張灝俱進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

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八編類纂曰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帥諸兵拒於淮揚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通鑑元紀曰徐壽輝攻九江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

守臣往往棄城遁獨李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賊兵入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詳明典故紀聞曰交趾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為中官馬驥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又曰僉事毛吉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為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為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左右

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污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殺賊死無所憾真忠臣也生不受錢死不受污真廉士也弇州史料曰張玉隨燕王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鏖燕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匝燕王死戰得解玉不知燕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玉亦中創而沒拊膝錄曰彭聚孫泰俱北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頗有斬獲功宋忠敗泰中

流矢血被甲尚慷慨裹血與聚力戰陷陣俱死之

增刻木葬結蒲葬鮑三國志曰曹公領兗州牧擊黃巾

如信形狀祭而哭焉通鑑唐紀曰將軍高重捷與此

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

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

盡哀結蒲為與喪歸為轉歸漢書灌夫傳曰父子俱從

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歸願取吳將報父讐也

少牢長被血以戰飲血轉戰通鑑宋紀曰敵犯蔡

吏視葬入援至下城與寡戰創甚猶被血以戰死之

又曰范天順牛富守樊城四年及城破天順仰天歎曰

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

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

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無

一生者無一降者通鑑宋紀曰楊業與契丹戰敗

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眾感激皆戰

死無一生還者宋史曰尹玉從文天祥勤王軍敗惟

玉殘軍五百殊死戰宋史曰尹玉從文天祥勤王軍敗惟

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義貫幽魂

德光往業帖見孔

戰死四

增死寇死衛國家並見帖創被體而死不仆通鑑宋

李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鞏信以短兵接戰恒

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

右箭雨集吃不動恒從間道怒氣勃勃如生宋史曰

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

轉戰百二十里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

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甲

武功部

增監頁函卷二百十九

戰死

世戰沒為甲門  
唐書曰吐蕃以累  
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  
甲門  
胃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創六箭

### 戰死五

**增**詩唐邵謁戰城南詩曰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  
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弔枯骨明月照荒壘千載  
留長聲嗚咽城南水 杜甫苦戰詩曰苦戰身死馬將  
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  
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  
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杜牧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  
戰中箭身死詩曰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

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

### 示必死一

**增**說苑指武曰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  
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  
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  
也當又曰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  
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 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  
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又曰指敵忘身  
必死則生

### 示必死二

武功部

增說苑指武曰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當又曰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 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又曰指敵忘身必死則生

示必死

三

增唐書張說傳曰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  
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  
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  
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  
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不又李  
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寺北  
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  
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  
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  
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

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規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  
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晷斬首六萬級填  
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南唐何敬洙傳曰周  
人侵淮南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  
為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  
門自守耶

示必死三

原焚舟背水

左傳孟明伐晉濟河焚舟註示必死不復渡也漢書韓信為背水陣破趙軍

塞井

湛船

塞井夷竈皆示必死漢書項羽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

蹈白刃

中庸衽金革死而不厭白刃可蹈也

增聯鐵鎖

布鐵藜

武功部

增監頂函卷三十九

示必死

三

八編類纂曰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  
 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又曰  
 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彌大斬之校李復鼓眾  
 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  
 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  
 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  
 敢返顧皆死戰  
 大破之斬復  
 陵答蘇武書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  
 其可敵乎  
 誰能禦之  
 躬擐甲

胄輝親授矢石  
 增內刀於鞞  
 積薪於門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

弼將戰內刀於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  
 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八編類纂曰金人敗盟  
 劉錡在順昌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市中積薪曰書  
 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名相服書名手足  
 洽兵備江北倭大至前鋒犯如臯  
 公單騎赴之救吏士開門以待賊不敢逼援兵亦稍  
 至公呼諸將歃血而盟書其名相服曰是戰也

必死之諸將人奮兵略纂聞曰任參政環初同知  
 蘇州值倭寇東南承平久吏民不知兵革賊至輒奔潰  
 公獨練訓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胄策馬先之自書  
 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  
 不可棄也茲用以志庶  
 原整無敵之旅  
 勵必死之  
 得收葬焉聞者咸感泣  
 夫歌虞殞具含玉  
 破釜甑燒廬舍  
 吳伐齊齊公孫  
 殞陳子行命其從具含玉皆示必死  
 漢書項羽渡河  
 破秦軍統率先之卒誓以忘身  
 握尚右之兵示其必  
 死

示必死四

增據胡牀坐壘口  
 通鑑宋紀曰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

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  
 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  
 武功部  
 示必死

單車入賊一

增後周書于謹傳曰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款附隋書曰劉權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軻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元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元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元單騎造其營謂

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南劔安撫唐書契苾何力傳曰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馳入其部諭曰朝家知爾誑誤遂及翻動使我賞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宋史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宋史岳飛傳曰黃佐降岳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又韓世忠傳曰既破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 兵略纂聞曰孔侍郎鏞知高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莅任纔三日

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乃單馬自往諭賊迄終任賊不復出

### 單車入賊二

**原**渤海清平

單于驚喜

漢書龔遂字少卿渤海盜賊並起拜遂爲太守遂未至郡

先以書諭敕非執弓矢者不得執以爲賊單車至郡盜遂清平 魏志裴潛字文行拜代郡郡大亂有烏桓大

人專制潛單車之部 造壘並降 入家不害 後漢書

單于驚喜潛安撫之 張嬰衆數萬殺刺史以張綱爲太守單車之職竟造嬰

壘諭以禍福嬰泣曰更生之辰也所部並面縛歸降 魏志張遼圍昌豨豨與遼語許降遼單身上三公山入

豨家拜妻子豨隨詣太祖太祖責遼曰此非大將法遼

曰以明公威信著四海 增單騎造壘 單馬詣營 唐書 遼奉聖旨必不敢害 王雄誕傳曰蘇賊聞人遂安據崑山杜伏威使討之雄 誕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 武功部



開曉禍福遂安即降 又李大亮傳曰大亮為土門令 賊大至大亮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 遂相率降 單騎入陣 單騎衝陣 大將軍北征略定山東 諸郡遂破汴梁進攻河南元兵五萬屯洛北迎戰遇春 布陳既定單騎執弓矢入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共刺遇 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 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 又曰東丘 侯花雲從上於臨濠上使將兵略地上將取滁州雲單 騎前行遇賊數千人于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 曰此黑將軍 原蕭王推赤心 杜畿出不意 後漢書 不可與爭鋒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相投死乎 銅馬封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安世祖輕騎按行降者 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相投死乎 魏志河東民衛固謀逆荀彧舉杜畿 為太守請單車往出不意固伏誅 趙熹示威信

陳眾以義諭 後漢書趙熹字伯陽時江南未通以熹為 熹示威信乃悉降于熹 廬江七賢傳陳眾辟州從事 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眾請以恩信曉諭降之

乘單車往賊所以義告 諭臨素服名德即降眾

單車入賊三

增身至壁撫諭 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眾數 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 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或曰 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 明况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 免胄見酋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 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圍已合子儀將出左右諫子儀 曰敵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五 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 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 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 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

軍行險道一

武功部

尚監頁必卷三百一乙 單車入賊 軍行險道

武

增唐書李光弼傳曰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  
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  
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  
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  
拒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  
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兵略纂聞曰嘉靖十六年  
阿向據凱口固為亂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持三  
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  
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能為猿猴上絕壁  
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傅手足為指爪

人腰四徽一劔約至木憇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砲  
附緣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  
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  
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  
壯士應命者復繇木間爬緣而上至固頂適為賊巡徼  
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劔斬之鳴鑼代為  
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  
下人累累而起至固者可二三十便舉火發銃砲大呼  
曰天兵上固矣賊眾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  
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

軍行險道二

**原水險**

**道惡**

後漢馬援討五溪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不如進壺頭搯其咽喉充賊自破遂進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漢武帝責楊僕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

解導軍薄人

漢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從大將軍征導軍知善水草處得無饑渴薄人左傳不待

期薄人左傳不待

**越太行**

**進壺頭**

穀梁齊桓越千里

馬懸車越太行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

後漢王霸治

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

魏志鄧艾自陰平

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

李廣失

**道**

深糧運將置瀕于危殆艾以糧自裹推轉而

下將士皆攀木懸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山澤之險**

**阻隘之軍**

斥山澤

將失道陵獨遇戰

李陵答蘇武書五

古之為軍

**增魚貫而前**

唐書李嗣業傳

國高仙芝率兵深入為大食所敗嗣業馳守白石路既

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

業懼追及手挺塵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敵駭走宋

史趙適傳曰晏州酋卜漏反據輪縛大固巡檢种友直

遣土丁捕孫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孫背暮

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繼梯引下人人銜枚挈

火攻三火孫詳見

**增車行馬驟毛髮栗然**北征錄曰十七日發雞鳴山山

僅可容兩馬入馬輾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

武功部

增監頂函卷二百一十九

軍行險道

三

祥應一

**增**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孟津之上至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應也燎祭降鳥天應也二年間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伐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冬啟乃必有兵

祥應二

**增**後漢書耿恭傳曰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

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以為神明遂引去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羨奔走民皆歸降 晉書載記曰呂光討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後周書曰太祖志在討侯莫陳悅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

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此眾然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唐書曰肅宗至平原郡路傍忽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祥應三

**增冰泮** **冰合**

晉書載記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斯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唐書王方翼傳曰初方翼次葛水暴漲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初方翼次葛水暴漲沈祭無舟而冰一夕合時以為祥

鳥噪

兔舞

唐書李敬業傳

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孝逸後軍蘇孝祥率奇兵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孝逸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溪擊之敬業置陳久之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唐書吐蕃列傳曰蕭昊為河西節度留後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吐蕃絕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東于拒守吐蕃引去昊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雲似蓋花如龍祖故紀聞曰明太兔舞大破吐蕃城下乃知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凝為龍紋鱗鬚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為嘉兆

梟鳴

梁上鷹集

晉書謝艾討麻秋梟鳴牙中艾曰梟激也六博得梟者勝果破麻秋又

原牙中

矣

祛衣示水

麾扇反風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

武功部

祥應

完

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馬前疾走管仲曰祛衣示前有  
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谿從右涉大濟詳征伐北齊  
書曰陸法和征侯景將任約至赤沙湖逆風不  
便法執白羽扇麾風即反于大潰約軍

**舟中** **紫雲牙上** 宋書云孝武率眾入討牙立之後天  
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中

色開霽有紫 **增刺山泉涌** **祝井泉溢** 漢書曰貳師  
雲于牙上

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北齊書曰平鑿  
為懷州刺史請於州西故軹道築城以防過西寇尋而

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乏水眾大懼南門內有一  
井隨汲即竭鑿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井泉湧溢

**羣魚躍水** **雙龍挾艦** 南史王僧辨傳曰僧辨討侯景  
懼僧辨再拜告天風遂止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

賊望見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

**祥應四**

**增止雪反風** 唐書王峻傳曰開元中降蕃叛勅峻帥并  
州兵濟河以討峻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

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明曰峻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  
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眾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

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者分為二道 **此雲**  
峻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駝馬牛羊甚眾

**無知乃為賊瑞** 又朱滔傳曰滔與田悅王武俊各僭為  
王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

笑曰此雲無知 **黑氣狀如鬪雞** 五代史曰劉鄩攻同  
乃為賊瑞耶

救之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雞 **火光正圓**  
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

**自空而墜** 金史本紀曰太祖攻遼方進師有火光正圓  
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

拜將士莫 **祥應**  
不喜躍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武功部 祥應

游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不喜...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自空... 鍾英函卷二百十六



卷之二